見聞隨筆

見聞隨筆卷十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黃傳臚逸事

嘉善黃霽青年丈安濤嘉慶己巳傳臚。先大夫同年友也。著有詩古文詞傳世。尤精書法。道光庚子春。余游西湖。返棹至魏塘。袖詩請謁。敬奉壽星竹杖一枝。石章兩方。長歌一章。年丈見而愛之。大開小竹林園下榻。水月窗接宴。息耕草堂縱談穩洽處。索繪小竹林園圖按景題詩。復以長歌。殿之即以留別。又索畫丈二尺宣紙大

幅雲山圖丈題詩其上云迷離樹憧憧山雲一片屋幾間近可接遠莫攀樵徑斷飛鳥還疑此境非人寰欲往遊愁老屐清明後園中桃花盛開忽然風雲大作滿園桃李盡變瓊花一日黃脩之邀遊梅道人墓既歸丈問今日散步何處以訪吳仲圭墓對丈曰我得仲圭山水大卷遂偕酒肴祭畫於墓前屬友人繪祭畫圖自題長歌同人和之甚衆予治不可無詩袁對曰諾夜飲園中口應丈談心起腹稿飲罷丈回家余命老僕舉燭磨墨伸紙疾書稿成即命僕送呈丈閱時剛二鼓丈尚未寢

披詩閱罷拍案驚奇謂儕之曰古詩之妙固不待言如此神速世所希有汝宜師之毋貽後悔遂加墨圈點賞長評歎賞明晨丈持詩并圖邀同予未丈潘某封翁來息耕堂笑謂裘曰予冶好詩如同宿構令人敬佩顧予未曰癸畫圖中詩除老兄元倡外首推予冶長歌然乎否乎予未丈曰予冶十八斧法難當其鋒老兄之論夫子自道耳年丈大笑隨命厨人備旨酒嘉肴待爲賞詩酒酬丈離席去抄和裘所呈七古詩上稿簿賚來擲筆自鼓其臆曰天乎黃齏靑虀僅以詩傳乎何不幸之若斯也

潘封翁曰人生能如霽翁詩傳亦足矣何云不幸袁曰
年丈經濟萬文章大才未大用僅以詩傳眞年丈之不
幸也袁亦不願僅以詩傳何况年丈哉丈聞言起立大
笑曰子冶眞可人哉知我者其子冶乎南園圖成吟詩
告別年丈留行邀袁同遊天台雁蕩爲作詩計袁曰離
家四月柴米不敷秋以爲期追隨杖履何如年丈歎曰
吾不料子冶處境如此艱難天寶爲之如之何哉留住
一十八日贈程儀四十金粵東貨物八色贈行五古一
長篇盛餞行年丈愛才悅士如此越數年余移居吳

門西麒麟巷刻先大夫詩文全集成呈之年丈求作先大夫家傳越一載年丈來吳過訪小齋見裘以手加額曰可敬可敬典衣賣田以刻先集求之古人亦不多得況今人哉出示先大夫家傳稿本即付剞劂刷印廣傳年丈見裘題鍾馗拜鬼圖歌拍案稱賞振筆和之裘命工雙鉤刻入寶稧室法帖三集中後年丈來吳館張西齋司馬寓中裘謁之丈留談至夜分記得中年在京當翰林時除夕見某同年家債主辱罵丈不能忍即至都察院某同年處訴其事借衙役刑杖跟至債主辱罵家

至即命役拏下債主痛責四十杖送至都察院枷號三月假虎威以治貪狼平生第一快事丈為潮州太守時潮人患盜丈七晝夜捕盜不得片刻息有客官入覲過潮來訪丈出見坐談身覺倦以肘靠亢枕客官色變起別去丈知慢客招尤急備程儀酒席送至舟中親自回拜自陳捕盜七晝夜未息多多待慢統乞海涵客官不答微笑置之半年後新放廣東臬司則前時過潮變色之客官也丈聞一驚臬司到任凡潮州縣命案無不擧肘三年公事極其難辦一日丈之同年某御史起服進

京過瀏來訪丈留之宴席間詢及臬司聲名狼藉可有實據丈以小摺授御史御史畧閱即藏諸懷中而去迨時丈先知臬司被議鎖拏來京之信即命駕上省垣請見臬司門口閽官有疾不能見客爲辭丈笑曰不必瞞我貪贓事發鎖拏在即何疾之有丈即將前靠枕之事三年受辱百端歷歷數之大聲疾呼雪憤未了提犯官臬司　欽差已到頃刻鎖拏出衙丈步行隨後一路指罵而去此平生第一快事行年五十告養親歸田杜門却掃不問世間事謂裘曰我欲行者上司不肯行上司

欲爲者我又不忍爲。上下不相得。薰蕕不同臭也不退何俟。年七十寄自壽詩九章。余次韻和呈。端寫阿彌陀佛經一册爲壽。後到吳門。囑裘代延四方詩畫友得七十餘人在七襄會館爲秋稧集大宴賓客極一時文讌之盛。逝年壽終。蓋七十有三云。辛亥十月初旬舟次魏塘重訪脩之於小竹林。倒屣謁丈墓感賦一詩。詩曰。不到南園十二年。重臨水月淚潸然。先生騎鶴辭塵世。介子閉門守硯田。三徑新篁無俗韻。千秋盛業有遺編。懸知地下掀髯笑。白髮詩生拜墓前。附錄倡和詩於後

庚子二月下澣西湖返棹訪黃雲青年丈於魏塘敬
奉竹杖一枝石章兩方長歌一首
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少陵二語誰敢
當魏塘今有黃叔度石印二方鐫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詞源倒流三
峽水筆陣橫掃千人軍杜詩四句　汪汪千頃波難度澄之不清淆不
濁逍遙雲水一間鷗超脫籠樊成懶鶴丈有鷗間鶴懶小玉印
勤勞　王事憶當年潮州政績追前賢多少蒼生望
霖雨竟容名士乞歸田習懶得閒殊可喜東坡笠屐
從此始橫掃千軍筆一枝遍題海內佳山水三峽逆

入詞源流片紙隻字皆千秋小子得詩再拜讀如醉

初醒夢初覺廿年苦學寒蛩吟一旦得師眞是福行

將鼓棹訪青蓮從遊五岳尋飛仙懸崖絕壁恐難上

敬奉先生一枝杖

予治世講過訪南園以所著蕉窗詩集及石印竹杖

賦長歌見贈次韻奉酬

忽驚老眼披雲霧玉立風前謝家樹坐談安可無阿

戎留睞由來有文度予治爲梅麓同年令嗣此君未易常情度

未契還從老夫託何意摧頽澗底松能招沖舉雲中

鵠看君齒髮方盛年鄭公三絶空時賢飢來煑石兼
種紙未妨陽羨無多田詩成能令阿翁喜髣髴元音
開正始袖携五色靈巖雲君家本籍婺源有靈巖四洞境極奇詭筆濯
三三窩畫溪水大波軒然江海流酸吟肯作蟲鳴秋一
編貽我燈前讀想見蕉窗塵夢覺鵾鵬逍遙等是遊
林泉淸淨焉非福看花不羨相府蓮置身不慕瀛洲
仙小山一簣憑虛上阿翁能來共扶杖

晉子治下楊南園倒次前韻索畫

吾老不能遠策龍頭杖懸崖陡壁直共猿猱上也復

不願躡跡蓬萊仙。浮江渡海一葉舟。如蓮向平願了餘清福。今昨是非歸獨覺。日長何計破餘閒。有畫有書皆可讀。南園斷手閱幾秋。草堂左顧多名流。一拳之山一勺水。從玆息壤相終始。蔡蓄蘄艾能罷逃。時聽跫然足音喜。負郭劣有二頃田。尊中不乏酒聖賢。但看四壁滄洲趣。卧游一室堪窮年。玉谿畫手今黃鶴。心事憑將毫素託。蒼茫咫尺勢千里。短長東絹煩量度。人生合并能幾度。君是茂林我枯樹。也須貞蹟爲儇留。十日關門避春霧。

送子冶回宜興并呈尊甫梅麓同年

通籍三十載，雙鬢驚摧殘。每見故人子，嶷科居達官。
生才有差別，所得過人難。吾郎名父子，秀茁庭階蘭。
迅軼髦駒足，爽刷雛鳳翰，素向戀邱壑，冶習刪綺紈。
偶爲有方游，不事長鋏彈，惠然顧老朽，一豁千愁攢。
幸得子將詣，敢作鮑佐看，史蓬卧三老，十日停釣灘。
把酒共藉草，啜茗同憑欄，說詩夜炧燭，讀畫忘朝餐。
有時聞法要，輒深啟予歎，但乞絹素掃，何取衾裯完。
坐令几席間，突兀生烟巒，淋漓元氣濕，墨水無時乾。

師聖不師心進有百尺竿藝也通乎神小道良可觀而翁久解組江湖樹騷壇虞山與申浦游蹤恨沙搏交羣吏拜紀那慮鷗盟寒于今別我去趨承鯉庭歡歸遲倘致問爲我陳肺肝蟬聯阿大語詈滯非無端溪柳烟漠漠雜花雪漫漫歸艎望不極清興殊未闌丈贈樞帖云靈巖盪胸畫溪滌筆乃得此孤詣大痴仙蹤黄鶴妙手今復見替人

庚子二月二十五日風寒雪作時與子冶同坐息耕草堂口占索和

鶴要讀華陽瘞鶴銘

梅

小山曲折徑通幽人共梅花幾世修香雪滿林春似海何如仙子住羅浮

桃

爛漫紅霞映酒盃尋芳客似到天台天台四萬八千丈都被先生携得來

二月廿五日魏塘大雪霽高丈以和子未丈雪詩示裘裘時方繪南園圖未成不及次韻廿八夜枕上偶

高老殖焉能鬼手逃一醫醫矣方酕醄君今作詩將鬼罵下筆酬嬉不能罷其奈鬼臂未曾紅前人老吏詩鐵鞭他日鬼臂紅鬼臆那得怕刴乃威靈有憑藉卻爲老殖西話欄

分賦南園勝境共得七首呈壽香丈

接引橋

不是長虹挂碧霄名園一水隔迢迢此間最是游魚樂憤聽獨吟人過橋

息耕草堂

蒼生無數望東山底事秋風忽引還縱有西疇可歸

老天心未必放公閒。

穩泊處

宦海波瀾不易囘中流幾輩賦歸來試看水淺蘆深處那有瞿塘灧澦堆。

水月窗

溪坳流水碧淙淙皓月生時影蕩窗虛白室中都了了夜深不用點銀釭。

友鶴亭

曾爲胎禽結小亭。雛邊新長砌苔青。我來不見雙棲

鶴要讀華陽瘞鶴銘

梅巘

小山曲折徑通幽人共梅花幾世修香雪滿林春似海何如仙子住羅浮

桃岨

爛漫紅霞映酒盃尋芳客似到天台天台四萬八千丈都被先生携得來

二月廿五日魏塘大雪霽高丈以和子未丈雪詩示裘裘時方繪南園圖未成不及次韻廿八夜枕上偶

得一詩郎以奉呈

南園桃李酣春風虎兒得意潑墨濃硯池方寸騰蛟龍風雲夯出湘管中青天白日忽生黑仰視長空如潑墨狂風陡起來西北大雪紛紛一片白桃花倏忽變梨花價長江南賣酒家炎涼世態想如此翻手作雲覆手雨相如未典鷫鸘裘任爾漫天飛柳絮天公深意我知之還要坡仙詠雪詩當時禁體都成例白戰不許寸鐵持自捫便腹笑空空險韻重吟定不工獨樂園圖將脫稿春光依舊屬溫公

爲薌青丈繪南園圖成并賦一詩即以留別

不作畫已近十年哦詩終日成癡顛世人紛紛視白眼賤子出門笑仰天天公有意成就我特令中路逢坡仙坡仙今住魏塘上小築園亭寄幽暢扁舟一葉西湖來袖得新詩親馬帳先生見我欣然笑口開留我十日住携我南園來下榻水月窗縱談穩泊處接宴息耕堂索笑梅花樹情深千尺桃花潭何以報之心懷慚不才自笑中書禿命繪南園圖一幅愁無佳句娛青蓮敢操破筆追黃鶴刻意經營日復日天

台庚嶺方圖出樹巘佻嵓最勝芥子可納須彌山得毋造化

藏筆端先生笑且言孺子尚可教畫家重取神總在

能離貌一言夘遇重山河感激不已吟長歌吟成拜

別裁詩去丈惠詩四首心係汪汪千頃波

題黃薴青丈祭畫圖

梅花道人畫中豪使筆如使昆吾刀鋒能切玉運餘

事游刃直可劃秋毫破空而下不可擬金釵玉屑堆

滿紙崇山峻嶺陡然起忽接一片滄江水咫尺眞堪

論萬里氣勢磅礴誰能似祇有白石老翁耳有時寫

竹三兩竿。出入與可。東坡間。豈特墨戲高千古。草書揮灑龍蛇蟠。雲林山樵皆妙手。若論勁斂惟子久。家藏眞蹟有八九。不及先生所藏深且厚。先生藏畫思道人。攜至墳前奠杯酒。道人有靈當快心。五百年來得一友。當年賈島曾祭詩。先生祭畫更奇。要知此舉非偶爾。祀典一出千秋知。祭畫圖。不忍讀。讀之令人雙淚落。一抔之土。橫目前。筆墨生涯多感觸。

題鍾馗秤鬼圖。爲伊松坪作。

吾聞鬼有小大。辨故新。未聞鬼有肥瘦。秤重輕。嗟哉

鍾馗生而爲英死而爲靈驅鬼縛鬼殺鬼啖鬼無不精任彼山精水怪魔王鬼母大力不得逞厥能此理易曉非難明能克百邪憑一貞吾獨不知何鬼重何鬼輕亦復不知秤鬼重輕何所營試問鍾馗馗不應著意秤鬼立階庭椰枝縛鬼鬼哀鳴得毋秤罷將就烹方今　聖世何以魑魅魍魎猶横行海風吹人作血腥安得鍾馗降此司雷霆一舉手九垓淸大鬼小鬼皆潛形妖孽掃盡蒼生甯嗚呼安得眼前卽見鍾馗來復生驅鬼縛鬼殺鬼啖鬼用快蒼生情

呂祖師門弟子

湖南左清石仁吾故人也知宿遷縣事有吳人習醫者忘其姓名招牌上寫呂祖師門弟子某捐五品銜終日出入衙門慣擅木鐘招搖撞騙一日守府患熱症某誤用薑附一劑立斃左素與守府交善聞之怒甚往送入殮索方觀方中有一味藥有三名者袖方回衙籤提某醫到堂將其刻板呂祖師門弟子招牌擡來左坐大堂某醫衣冠來見長揖不跪左大怒汝是何物謬稱呂祖弟子某曰扶鸞得蒙呂祖師收錄晚生爲門弟子故有

此府耳在臣所說左出方示之曰守府患熱疾下書附殺之是何居心方上某藥有別名否曰無左怒命出本草醫書示之此藥共有三名某無辭以對左曰爾在此害人殺人有年矣我今特爲冤死鬼報讐即命去其衣冠重責一千小板打得血流滿地臀無完膚枷號示衆枷上硃書自稱呂祖師門弟子某妖言惑衆劣醫殺人枷號三月一月後某病篤取保放歸旬日斃官紳百姓稱大快事左知震澤縣事到任未百日盜賊站籠死者八十餘人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十餘年後復署震澤爲

漕務閒事撤任從此杜門埽埽日與詩僧高士游不問人間世矣著有詩文集未刊行寇至以隱居東洞庭山病卒余嘗記滿石說夢至一處堂上三座首座文信國公二座楊忠愍公三座無人楊謂左曰殺身得不死彭堅非正命十字余當時意其必能殺身成仁捨生取義者不料其明哲保身優游泉石以終天年也滿石嘗刊左氏褒忠集表彰先賢滿石豈其苗裔耶何剛毅之若此也二子伯敷仲辛能詩文工書畫仲辛尤工鐵筆皆有官職

水落鬼成神

常州陽湖鄉間有扳魚為業者依樹搭棚扳罾達旦有水落鬼時來與談扳魚者喜飲鬼亦喜飲每夜人鬼同酌鬼酒酣便下水趕魚入網得錢沽酒與鬼作長夜飲樂甚一夜鬼來告別飲不成歡漁者曰何往曰明日午後有笠者過此風吹笠落水客下水拾笠我便拖脚入水淹斃之得替投生故來取別明日果見笠者遇風吹笠落笠者欲下水取笠漁者急止之勿取笠此塘多水落鬼要討替身客聞言縮足不下望前而去是夜鬼來

怪漁者說破機關不得替身爲恨漁者曰勿惱爾去我便無伴獨自飲酒有何趣味況塵世多憂不如冥間之自得也鬼然其言趣魚飲酒如故越三年鬼來曰明日又得替身眞個要投生去漁者問是男是女曰是女飲酒告别相對唏噓而已明日見一婦蓬頭散髮臨流大哭意欲投水漁者好言相勸事姑要孝事夫要順作水落鬼不如做人快活勸之再四婦氣平拭淚回去夜間鬼來怒曰好事又被君弄壞了漁笑曰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爾得替不替功德無量其將爲神乎快浮一

大白勿介於心也鬼聞言大悟不作投生想夜夜伴漁
暢飲頗得鬼趣逾年閻君點鬼冊知某水落鬼二次臨
替不替當升土地某處土地出缺着赴任鬼來笑曰君
言驗矣閻君點冊知我二次脫替當升土地某處土地
缺出着我到任君從此不必扳魚好到我任所做個香
火廟祝亦足過世記之勿忘去明夜鬼果不來就飲漁
亦收網襆被以從到某處果見土地廟新開光與鬼友
形神逼肖因與地方父老說其緣故土地先示夢衆人
知有老漁翁是土地公公故人遂請漁翁爲廟祝奉事

香火以終天年余聞其事喟然歎曰鬼能修行便升爲神人能修身豈難作聖其如行之不修何哉書此以自警省毋忘漁鬼之修行云

小香

無錫俞望之工寫生沈旭庭之同硯友也入都爲兵部司吏目屢空晏如也有伶人小香者色藝俱佳馳名有日慕俞風雅因與契交凡俞喚小香出局終不言錢交情愈深無何俞疾作小香勤事湯藥無虛日俞歿小香哭之哀衣棺後事皆小香一人承辦家人來京盤柩小

香又助多金其高誼如此覗世之勢利結盟酒肉交友財盡交疎勢去盟寒者其相去何啻天淵如斯類者眞小香之罪人也俞君得遇小香所謂得一知己可以不恨旭庭口述繁爲書之

小雲

揚州名妓有小雲者頗愛才尤好名人字畫與富貴人交必恭必敬徒取金玉錦繡而已從未嘗有一心交也見有寒士風流儒雅氣宇軒昂者則心焉慕之有急難傾囊救之乏者費倒橐助之人呼爲女俠客良不誣也

吳讓之揚州善書者也曾爲小雲書楹帖集成語云小於幺鳳輕於燕異想衣裳花想容吾友沈旭庭云曾見小雲時西寇初次陷城克復後此聯猶懸齋壁二次城陷小雲他適不知所終世之欺貧重富者小雲視之眞禽獸之不如也如小雲者當以心香一瓣奉之。

行脚僧自刎

梁溪北門外高長岸人某來城兌洋貳百元值打包行脚僧窺其囊中有物隨某行至郊外天欲暮野無人某心怖速行僧亦速行伺其後適霧起某潛身岸下田缺

中僧遂置包擔道左持刀直前追之某見僧向前去遂上岸反向後走挑包橫路而歸包中珍寶不下數千金從此作富人僧追之不見人退而覔擔則杳不知其所之矣徘徊道路空手持刀擔無影蹤無可如何自刎而死乾隆年間事旭庭與我言之余曰行脚僧之自刎宜哉身入空門貪殺不戒包中物皆不義之財也人遭其毒不知幾許矣而某隨機應變遇難成祥非具大智慧者何以臻此吾能鬭智不能鬭力由此觀之智取勝於力者多矣

水西張二先生

水西張二先生宜與水西人也家有薄產人丁單弱父爲人欺張二憤氣往少林寺習武藝拳勇三年技成歸里鄉里無賴少年畏之由此安居道光初年余患咯血遺精勞瘵之症百藥無效偶遇張二於隣人周三裱畫店中張二見余氣虛力乏謂余曰君有虛症非藥所能醫余曰然服藥無益奈何張二曰是不難只要用易筋經摩腹一法治之四十九日即愈矣余延之緣天小構坐臥與俱飲食同席子午二時令臥桌上以手摩余腹

離腹數分推左扳右覺腹內輪轉有聲運氣置腹臟腑
調和漸能食飯又治遺精之症只用鉛條半寸闊半分
厚開合如耳環兩頭外卷置紅頭繩睡時持繩分開枷
陽之根睡後陽起鉛枷嵌痛痛即醒醒即坐起吞津陽
遂軟精不遺再睡陽再起再用前法治之此即修鍊家
孫行者上腦箍之一法也月餘諸症皆愈張二年逾八
旬望若神仙天賜異人療余痼疾今年六十有四健勝
中年皆張二先生之賜也恩同再造何日能忘至其武
藝通神筆難盡罄特書事畧以永其傳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張涵生太岳傳畧

無錫張涵生茂東公吾太岳也世居西門外家貧破屋三間太岳母日以紡織為生活計公善書算多病失業口饞思食肉無錢買肉蹣跚往岳家岳母一茶待之而已憤甚睬棄以歸棄爐置半牆上煎至片刻藥罐有聲半牆自坍地陷一穴以火照之見一小缸探缸內盡是寶銀約三四千金公取一小錠買雞魚肉紙錢酒飯奠

吝神只取百金爲川資仍以土封固戒內子勿妄動窨
藏旋病愈治裝出門問卜利往西方於是趁船日夜向
西而行半月後舟泊江邊見大船來泊儎頭又見一小
艇直對大船停橈艇上坐一僧人手把算盤對大船撥
子不休公知僧人决非善類欲以術法算取大船金銀
遂取算盤與僧對算僧見有人破法技無所施搖艇他
適大船頭立一老叟見公與僧對算又見僧遁去心知
公非常人遂邀公上大船細詢家世姓名里居出門何
營公以直告叟善相而尤精算命見公相貌魁梧氣宇

軒昂八字主大富遂與公訂交結盟兄弟謂公曰愚兄薄有家財數百萬生業滿東南祇生一子尚幼不能代父勞兄老矣欲覓替人求之不得今得吾弟眞天賜也凡兄東南店業全歸弟一人督辦此後利金兄弟兩股平分卽將賬摺字憑交公收管十載爲期山西重會立書議墨兩紙各人存據盛筵話別將大船家丁付公掌用自携小童駕小艇回鄉公由是東南分馳營運七載一路順遂獲利金六百八十萬年近四十尙未有子思歸念切遂訪盟兄於山西交賬卽擬南旋旻聞公來挽

郊迎接唱戲接風情深骨肉交賬七年以來統獲利金六百八十萬照契聚所股均分公該得利金三百四十萬公辭不受吳固與公始受利金二百四十萬邦金百萬爲盟兄壽儀畢復以黃金萬兩爲盟弟贐敬歸至家室人依然紡織爲業旋生子卽挹山先岳也公居家布衣粗食終日持籌營運年來五旬家産已逾三百萬一夜隔壁鄰家被盜明火直上公常守夜聞人聲見火光開門視之見盜持刀呵曰快進去不干汝事公驚閉門無恙先岳長成好結交鄒相國炳泰孫制軍爾準皆其

盟兄弟也喜刻書工書法善鐵筆輕財重義有豪士風公與某錢莊銀錢往來某暗刻張涵生圖記流播於外先岳暗下支用銀錢殆勿令公知張涵生圖記即某索先岳刻者一日早上公付某錢莊銀二十萬是夜某莊合門逃遁在外銀票上皆是張涵生圖記一齊來向公索逋約二十餘萬搢人勸公呈子抵賬爲解逋計公不忍照票發錢人始散公由是得癡疾常懷寶銀與途人不一年怏怏而歿

朱處士

陽羨朱楠亭老詞翁吾故人也古貌古心性靜情逸喜詼諧工算奕處貧苦晏如也衣椶色布袍歷三十年無一汗點填詞搆思遲且不輟或一年得一首或半年得一首意深詞達律協音和吳縠人史補堂兩先生素所佩服皆爲序弁其簡端同鄉徐星珊觀察代刊詞稿行世庚申之變宜荆失守年八十餘朱一慟而殁真白石老仙之流亞歟惜其詞稿流傳甚少安得購其遺本而重刻之以償吾願乎　桐孫工書

張刺史

休甯張聽竹刺史朝翰 承父分授家財二十萬金爲布商開張吳門閶門外義慈巷廣交天下士自都中王公大臣以及江南督撫司道以下無不知有聽竹者其爲人也言而有信義而有禮救急扶危樂善好施故人樂與之交余曾至其家見其所用陳檢討湖海樓著書硯張船山先生題壽心甚愛之摩挲不置張曰君愛此硯卽以持贈余拜而受之余藏硯百餘方從兵燹中攜出兩硯其一卽公所贈硯也張曾出示友人投贈書畫箑扇數箱約數千柄屬爲鑒別高下余展閱五日定其甲

乙承贈書畫俱佳便面二十餘柄其交游之廣酬應之
闊概可知矣道光初年張爲人籌辦捐官事務余患咯
血不能鄉試意欲捐納小吏致書於張懇其代辦張回
書云小吏不合君爲我代君捐通判候到省得缺後再
還我錢何如我少不樂仕進性又不肯負人故力辭謝
祗須得一小吏職銜足矣未能免俗聊復爾爾張終日
應酬極繁積勞成疾年未五旬卒子二皆廩膳生

潘明經

宜興潘曉村光㡳明經品學兼優生徒科第者甚衆少

時隨父宦遊淮安清河教諭與先堂兄康進士知縣改敎授淮安府敎授爲同寅後隨父廣東縣任辦刑名書啟父殁盤柩無力歸里變賣舊産獨身入廣扶櫬歸里設帳爲生涯喜友才士謙光照人好爲詩古文辭有集未刊行善飲酒暢談古今笑聲達戶外道光十四年余因伯宏始識曉村月後余遭家難寄住綏安山中曉村亦館於桃溪余氏家相去十五里詩筒往來殆無虛日綏安梨花三十里花時置酒邀客如徐祖香伯宏慕雲朱橋亭崔仲綸戴郴堂陳文俊文新文耀蔣安壽諸君

飲酒賞花同吟香雪不工詩者罰之以酒作十日游長夜飲互爲主賓詩箋滿壁五色琳瑯顏之曰詩世界郎余所居雲留軒也曉村六十生日余延之雲留軒邀友朋畢至共置酒爲壽余繪圖題詩以壽之曉村自壽詩五古四章約百十韻稿初脫從桃溪館中專人送至綏安釣橋辰時接詩走筆和之已正脫稿封置詩筒交書齎帶回桃溪中飯纔上和詩已來見者歎爲神速不置同游龍池倡和達旦余會題其攤書浮白圖七古一章又題其文集五古一章刻在蕉窗詩鈔四卷中後人見

之亦可想見其爲人矣余刻先祖雨峰公思補齋日錄乞曉村爲序於諸僑端今已傳世居山七年移寓吳門三太尉橋曉村旋亦辭館歸家教育羣英逍遥墨林每逢文讌必歎曰玉谿入吳舉座減歡多矣掃墓回宜必先訪曉村茶話半日而別曉村年七十餘壽之以詩適年無疾而終子一名謙受號竹虛茂才工小考時藝有竹虛小題行世年五十餘卒孫二長怡卿茂才次業儒兵亂後怡卿無恙自今思之令人下淚如曉村其人者蓋亦罕矣如之何勿思

余星橋

吾友余君星橋武人也。曾爲葛雲飛提台大將。葛與英夷戰七晝夜陣亡。余飛出重圍。遁迹江左。曾館溧陽伍牙山下王瀛堂孝子家。教其二子技勇。與徐伯宏友善。常郡張宦家亦請其教子武藝。余善書。早起臨柳誠懸元秘塔三百字。用純羊毫懸腕書之。性靜心細。與人交接怡然如處子。每以易筋經授徒。來吳門寓學士[illegible]婁窗甚低。樓板甚薄。人行樓動。一日予同客訪之。寓樓見其徒以沙袋木棍自打兩臂兩股。余懸筆臨書。書畢自

取茗壺斟茶敬客旋捧湯觸兩碗從樓窗進來樓板不動湯水不滴食畢持碗復從樓窗下街樓窗上下如過門檻予曰君之神勇大槪可知請示一技可乎余笑曰無他技余何時余兩足跟貼壁而立言畢胸面雙手一齊貼壁下視足跟仍然貼壁不移上下身旋如兩段此其故不可解也從此一別後遂杳然

符孝廉

揚州符南樵孝廉葆森吾盟弟也著有詩詞稿未見刊行繼國朝詩別裁後續選詩數百家名之曰寄心集

二十四冊選先祖雨峯公詩三首先君詩五首拙詩三首刊在集中符至吳門主於顧湘舟藝海樓蘇公祠與余倡和互相題圖余到揚州邀符同游平山堂酌酒賦詩符忽得瘋疾舉步維艱館金山縣令署中有年符卒子業儒亂後不知何處符居近晤揚州王小汀詩人知其子尚存無恙聊識數語俾吾子孫毋忘符君選詩之高誼云。

侯學博死難

金陵侯青甫雲松學博居穆亭巷著有根香圃詩稿傳

世工爲生年逾八十康健如仙咸豐二年余同左淸石到金陵始晤靑翁贈之寶稧室法帖數種靑翁爲生一幅長歌一首祝余五十壽余即次韻奉和靑翁多情又約湯雨翁公分招飮余與淸石辭謝有秋以爲期之約靑甫貽詩志愧余和詩告別咸豐三年金陵失守靑甫求死不得西冦養之老人館中逾月病作命舊僕剃髮彘卒僕覓棺瘞於高原至其子孫安否何如則不得而知矣倡和詩附錄於後

爲祝玉谿仁兄大人五十誕辰初意以紙幅大屬割

而爲二。茲畫有餘幅，拙句亦附錄，仍併而爲一。希兩

教之。侯雲松并識

畫家之壽身其康，金石之壽尤延長。況君年歲方富

强，吉金樂石多珍藏。昨來坐我堂東廂，高談娓娓風

生涼，贈我石刻蘇暨黃，蕉窗一卷鏗琳琅。君家太守

雄文章，昔年倡和遨圯塲，君起而繼名譽彰，一家著

作誰頡頏。示我書畫皆擅塲，乃復索及畫芽僵。自言

將介五十觴，屬昔艾者爲之倡，許我潤筆非姬姜，精

嫌願以精帖償。中家書語衰遲那，復謀專房且訂石交毋

何忘君年百歲纔中央壽世之業在縹緗排次石墨樂徜徉摹搨不惜金壺汁便是不老千金方

與湯雨翁公訂奉邀玉谿仁兄暨清石公祖假館追涼而來書皆體恤賤子衰老未可觸熱出門有秋以爲期之說賦此志愧

官奴渡口泊輕舟刻欲招邀上酒樓爲怕炎歊侵水檻竟虛良會卻冰團披來簡翰詞尤美過辱矜憐老可羞還恐紆期延爽籟重逢容易負清秋

予年五十承金陵侯丈青甫八十八歲老人壽之以

畫幷贈長歌感不去心次韻奉答時壬子六月

畫家何緣多壽康宇宙在手命自長九十老翁精力强身易高隱名難藏碑亭碑亭巷名屋破東西廂梧風蕉雨延清涼寫生終日研丹黃吟詩作記推琳瑯會心天地大文章隨意揮灑皆清揚盛名豈藉青雲彰今人誰可相頡頏嗟予久避翰墨場眼暵未到十指僵贈我屏幛誰濫觴引年尚齒君道倡竊聞借老失孟姜精婢可代願可償予許以精楷代精婢爲大仙山潤筆時文有譴至之感不必求雲房是翁即仙何日忘忘交訂忘年樂未央辭

歸裝畫裁縹緗高懸素壁堪徜徉食桃餐菊酌瓊漿醉卧思君天一方桃菊皆畫中物也

秦淮水榭納涼用侯青甫丈舟字韻

纔向秦淮泊小舟納涼先到水邊樓好拋江上山千疊來畷花間茗一甌青眼易邀名士盼白頭難避素娥羞莫嫌酷暑消無計柳岸蟬聲已報秋

王丹麓

磁州王丹麓承楓吾盟弟也善畫山水人物獅象道光廿四年來吳爲余作畫最多贈余分書楹帖云開卷常

交千載上閉門如在萬山中吳市得董香光山水巨册索余題跋時有吞舊欠而反欺凌者余爲之排解得收前債賦歸與後官河南爲通判不復見云

包大令

安徽涇縣包愼伯大令世臣先子之故人也著有安吳四種集傳世工書法巾歲爲江西縣令因漕挂誤去職歸田流寓揚州白下等處咸豐二年余刻寶稧室法帖初集十二册成二集六册三集六册尚未告竣出游袁江訪愼翁於河帥園中以所刻先集拙詩集拙書帖寶

稧室法帖就正有道謬加褎讚不已手書楹屏見贈楹帖云日有所思經史加照久於其道金石爲開屏書六片與余論書學源流頗以余爲知音又作拙刻寶稧室法帖五大字并長序一篇見惠寫作精妙歸付剞劂幷諸帖首暇卽徒步訪余於于湘山觀察舊雨軒暢談逾時而去時高伯平錢東平寓王公祠日中會晤四人同飲東平好食魚翅每飯必具魚翅一大盤愼翁勸東平少食魚翅諷其日用太費也東平笑曰包老恐我要餓死余曰東平自餓不死東平每飯必食魚翅恐爲食肉

者亟誕側目爾愼翁聞言捧腹大笑別後聞愼翁往海州就養哲嗣輿賓任所途中遇盜不知寶藏王右軍大都帖墨蹟無恙否受驚尊亭逾數年屢見輿賓刺史於丹陽仙廟糧臺今記愼翁兩世交遊并錄其寶楔室帖序於後毋忘父執之高誼云

寶楔室法帖序

予論學書有句云心已不及目手更如心何蓋學人得古拓其始也以心運目以手從心稍久則字勢在而未能上手此人所同苦而共知者也最後檢帖

刖目能識掩卷則心未能存是則心不如目非沉酣數十年幾不解爲何語然非有眞正古拓隨俗執筆高者事塗澤以悅人下者記名姓而已彙帖始于昇元予年二十六有志學書友人惠假昇元初拓戎路調元晝夜枕葄三載差見古人正書用筆之故繼得湻化棗本及澄清堂五卷思翁採殿戲鴻之祖本漸通行草嗣得大都帖眞迹以澄清堂拓本較之神理相距猶遠然後信米老雙鈎至精者乃下眞迹一等之言不虛也時工鑄時賢之書氣味相近常得其眞

至摹古人手蹟風尚久殊若重摹舊拓隔膜尤甚佳者略存形骸而已近世彙帖輩出鉅冊大部可人者不過數種如鬱岡齋之缺角樂毅論渤海藏眞之靈飛經戲鴻堂之歐干文楔摘句之蘭亭詩玉寳齋之曹娥碑綏後軒之外出帖秀餐軒之蘭亭西昇經夢禪室之萝莫爲精善與單行之劉太冲爭坐位律公客舍大仙俱爲善本葢單行本皆珍弆墨寳精撫問世不似彙帖之誇多鬬靡故也是以善學書者廣收彙帖以備書勢而精研筆訣以究書源然古人論書

多有強作解事望誤方來之談務宜察其是否以一趨向而定旨歸齊君玉谿子同歲生梅麓先生之長嗣也弱冠遭孟嘗之厄揆危處深克自樹立梅翁厭世迺裒集其詩古文詞并旁求乃祖雨峯先生之遺片紙隻字悉付之梨棗復取梅翁生平購藏歷代名家手迹及梅翁所見深慕而不能得者褁畱乞假覓良工摹拓爲寶稧室帖前後三集共二十四冊以卒先人未竟之志又其庶弟皆稚齒或不善守成業玉谿悉心爲經理使不失所庶幾無忝所生爲孟嘗之

後勁者已況所刻諸名迹什八九皆梅翁使子別其眞僞者今閱墨本多能逼眞遠過前此諸刻耶梅翁在天之靈當嘆古人所云父子之間相爲知已之不易言矣予幸觀厥成故爲題其首册咸豐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七十八歲老民包世臣書

劉地仙

道光二十一年英夷作亂牛制軍鑑帶兵鎭守上海着吾友楊蕉隱振藩來蘇特訪地仙劉淸溪先生楊先到余寓西麒麟巷同訪劉於火神廟後至其寓見小屋一

問隔爲兩進前堂後房一几一榻四椅旁有小竈茶爐几上置香鑪茗椀課筒中壁挂鬼谷子神像右壁挂年羹堯所贈清溪先生詩數章署龔款有小童看屋問師何處曰師出爲人安竈去矣少頃卽至坐片刻劉果回身長五尺長眉方面鶴髮童顏飄飄有凌雲之概相見一揖呼童取茶茶罷互道姓字楊述牛意奉請到營商辦軍務請卜休咎夷亂何時得平劉曰夷務主和不日卽平天下事患不在夷無須小老一行問其高壽幾何笑曰無多再問垂眉不應余與楊告退後數日再訪不

遇闆其鄰居老叟說少時見劉先生鶴髮童顏與今無二不增不減劉先生於雍正年間爲年羹堯軍師時年已老至今一百二十餘年幾及二百歲逾時夷果主和議息兵戈余再訪劉問道至即飄然遠徙不知所之矣客謂余曰劉眞地行仙也爾既遇之曷不乞授金丹以換凡骨乎余曰坡仙詩云不願學長生但學長不死人之所以長留天地間者蓋自有道在耳血肉之軀壽夭一也何足道哉客唯唯而退

富陽二孝子

寶山蔣劍人 敦復

言胡孝子謙富陽慶護里人生有至性七歲喪母哀毀若成人既長以不逮事所生也事後母姚尤盡孝父病涉江求醫至湯家步陰霾風怒號舟人搖重戒勿渡孝子不可自操楫至中流溺仰天呼曰死矣如吾父何一斷木躍浪至觸于肘挾之出沒洪濤巨浸間俄頃達岸兩岸見者咸大驚䜣得醫市藥歸父病良已他日于病涉處造舟置田除道築亭遠近賴利濟焉父歿廬墓所終三年母病則辭于墓而歸省及愈仍往母恒鬱鬱念姚氏無後爲立一法喪祭得如禮母

好佛乃建一庵于近側邑令某顏曰悅親紀實也其他庸行及諸義舉詳相國董文恪公所爲傳中乾隆十三年旌

蔣孝子元順富陽大源莊人四歲喪父家貧偕其兄日樵采以養母兄夭母哭之瞽終其身得風痺疾孝子負以臥起食飲匕匙便旋牏廁躬進奉之弗稍懈妻朱亦賢食姑恒飽己則糠覈而已病歸母家遽歿孝子懼傷母心弗使聞頃之乃言曰得好婦亦易易無深念也母患頭眩祈神籤須野猪腦鮮荷葉時隆冬一物不可得

則之餘杭越嶺冒風雪顚躋幾殞迄無有旁皇空山中繼之以泣忽獵者提一物至視之野豬首也大喜長跽道所以獵者憐而取臘與之返溪中浮一葉果鮮荷益大喜歸進母眩頓差有稱其孝子者嘆曰吾不能愈吾母身之疾天酷我天酷我奚孝云晚年家漸裕有三子九孫以上壽終人僉謂行孝之報咸豐五年旌余謂人孰不愛其親哉顧門內之行質之隱微士大夫猶愧之一失其心萬事瓦裂可不大哀乎哉考　國家旌門盛典婦女多全節著男子鮮孝行書厚人道薄天倫非其

明驗與余以修志來富冠謦不果避兵山中閒二孝子事亟書之禪名敎維世運不獨為此邦采民風者助也

訟師惡報

婺源余星垣明經與余言道光年間如皋有開豆腐店其妻有外交一日被夫撞見與人私夫怒持刀殺其妻所與私者遁去不得殺某患之商於訟師某訟師曰庸何傷候明朝侵晨有買豆腐漿來者隨殺一人當奸夫使可挑兩人頭去報官矣某然其言奉敎而行歸家夜磨利刃以待來朝黎明聞叩門聲便持利刃開門見一

人便殺之以嘗奸夫細視其頭則係訟師之子也大驚奔告訟師求恕誤殺之罪訟師無可如何遂令某將頭瘞訖以了一重公案諺云害人害自己由此觀之其言真不我欺

設救生船德報

余星垣與余曾言道光初年漢陽有善人某創造救生船在漢陽以救往來客船遭風浪沉溺者一日狂風大作波浪掀天覆一船救生船急出救出溺人一個視之卽創造救生船主人之子也諺云救人救自己良有以

也。

孝子指斷復連

咸豐十年。長毛到松江城外瀾街。有一老者。被長毛刀斲傷。血流不止。僵臥在床。其子歸家見之。遂將刀斷一中指。補父傷處。血立止。臂如故。父起床。子欣欣然笑舞承歡。自視其指。無一斷者。噫。孝能格天。天其佑之。有如是者。休甯方嘉進孤子與余言其事。特書之。爲天下後世之爲人子者鑒。

文昌帝君開心聰明神咒 附魁星神咒

九天大帝身披白衣日月照耀乾坤斡音挖隨有能敬者聰明如斯黃老丹元與念合宜五神衛守八聖護持消之不輟萬神赴機我司大化光耀生輝心開茅塞袪鈍除迷誦之萬徧文治瓊瑰詞源浩浩筆陣風馳九天開化萬章洞徹玄之皇上帝勿稽勿違急急如玄之皇上帝律令勅

魁星神咒唵　通靈呀　通徹呀　通靈達悉呀　通靈奇悉呀　奇特達悉呀　奇靈奇特奇達呀

唵呀　撥呀　唵唵撥撥呀　吽呀　專呀　莎呀

訶魁十三筆一筆一

訶魁句共十三句

婺源　齊學裘　子冶

汪封翁德報

婺源對塢汪驥翰林（正元）之祖也少時賣布爲業偶到鄱陽湖宿客寓夜聞鄰家夫婦哭泣之哀詢其緣由知其夫爲債主所逼將賣妻還債夫婦不忍生離故哭不絕聲汪聞言惻然歎曰古人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無怪其哭泣之哀也設有人代償其債可留婦乎鄰人父老皆曰可留汪遂傾囊如數四十金賙之某得金還債訖

遂焚賣婦券破涕爲笑一時鄉人傳頌汪德不置汪教子孫讀書子茂才蔚文孫翰林卽正元也咸豐己未科浙江舉人壬戌科進士入詞林字少霞同治二年少霞出都道過南通州石港場訪余於于家莊得識一面越三年余寓泰州城北與巖前戴維辛明經閒談因說少霞在浙俟榜測字得一恕字少霞謂測字人曰此字我代汝測贈汝百錢何如測字人欣然曰諾少霞提筆將女旁加三點水是汝字口字中加一豎是中字心字中加一撇是必字共成汝必中三字又與夾路張某中雲

李某撞戲見戲臺上一人提鑼報喜人問中者何姓曰非張非李是汪姓也揭曉汪果中式舉人人謂汪驥好善得有賢孫記之爲好善樂施者勸

猪異

文登縣于次鶴壽之通守從河南來泰州與余述乙丑年河南督學歐陽保極考衛輝府有豆腐店所豢老母猪攔輿長跪不去使者問猪有寃乎猪即點頭遂命差隨猪去到店空地上猪璺地差掘地得屍一具使者發省究問傳聞逆子殺母也按律誅之

畫異

封邱縣古廟中畫壁上人馬忽然下地奔馳見者大駭遠近來觀縣官惡其惑衆封鎖古廟以寢其事于次鶴口述

藏畫招尤

泰州城隍廟東鼓樓巷前翟懷卿茂才於江蘇庚申之變避流民來泰翟以青蚨四千文購得倪高士手製竹石霜柯一小立軸上有五律一首云十一月燈下戲寫竹石霜柯并題五律一首久客令人厭爲生只自憐每

書空咄咄聊以腹便便野竹寒烟外霜柯夕照邊五湖風月起好在轉漁船雲林子下有圖書一方名人題跋悉與書畫彙考相符上有石琢堂殿撰藏印余在蘇城曾向毛一亭孝廉借觀數次手臨數幀與黃穀原主簿同賞歎爲世所希有不意於劫餘垂老之年猶得復觀於江北友人家眞眼福也翟愛倪畫過於頭目同治五年丙寅十一月江西黃琹川大守從滁州來代李某觀察購畫來泰黃聞倪畫在翟家訪知翟父當泰州官吏遂與州官長雲衢刺史商之長日翟某州吏也其子藏

倪畫得價不昂取之便于是飭家人五班坐索倪畫父懼官威逼命于呈畫免禍子曰秀才可革畫不可奪也頭頭可斷畫不可勢取也父怒呵不已畫終不出予聞其事大爲不平乘月携兒童往代排解到門見懷卿之父靜何大門內如恐州差之復至也見我到大喜開中堂延上坐與余述其事責其子之不識時務也予以好言慰之卽擬作書致黃與長力解其結其父聞言感謝不盡次日余徒步出訪黃勸其勿學古人豪奪之惡習使人家父子不和越一日懷卿來謝云現有趙漁亭出

爲調停倪畫擬價一百六十金倏黃價來即將畫往云云余曰翟懷卿真壯士他日爲官眞强項吏哉倪迂何幸於身後數百年得一知己逾年黃客死於滁書之爲世之藏畫吝不眎人者鑒爲世之見物便起奪心者戒

人面瘡孽報

婺源查姓服賈他方悦一尼姑私訂終身尼將衣物銀兩付查携歸約期來取詎知查歸家將尼衣物銀兩營運生息逾年另自娶妻負約不娶尼待查三年不至訪知查娶妻投繯而死查家居納福忽夢見尼來索命次

曰滕生大瘡形如人面日食豬肉數兩不餧之食卽嚙嚙有聲痛不可言夜間更痛查命家人延僧懺度尼終不許數月後瘡大潰命遂絶妻另嫁人財物散去張榮春述其事書之爲世之負心者鑒

湖山張孝女

婺源西鄉湖山村張某妻子俱喪祇有一女在室張老憂愁欲出家女慰之曰爺勿憂有女兒在膝前奉事足供子職爺在堂女兒誓不出門張然其言憐其孝遂不出家女蓬頭赤脚親操井臼服事乃父至百歲終天年

女亦年逾古稀矣鄉人重其純孝並請旌焉張榮春述

犬咬符咒

人被犬咬即於土地上書一虎字口念咒曰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凡人被犬咬請土地揭起土來補咒念罷即以口涎吐在土上揭土敷在患處以手摩之立愈

治難產方

硃書語忘敬遺四字於黃紙上貼在產婦卧床對面令人口念四字不歇立產又一方用藏香焚之立產藏香不可使女人著手女人著手便不應驗

機星現

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七日二更時分。機星現於中天。光芒四射。共有二十四道。至三更星滅。安徽鮑花潭學督按臨江甯試院。中見此星。查星圖。知爲機星。吾親戚戴粢齋茂才鼎銘在幕。闕爸目見耳聞。與余述之。余曰。捻匪猖獗。其機星乎。

月中下雪

戴粢齋云。丁卯正月十四夜。在江甯試院中。見星月皎潔。忽大雪寸許。星月依然。亦一奇也。

地震

丁楚玉庶常原籍泰州。寄籍恭與。與其子柔克言道光十年五月二十二日戌刻。直隸河南山東山西陜西等省。同時地震。而直隸之磁州尤甚。壓斃者萬餘人。可稽而報册者僅五千餘人。衙署城郭民房蕩然無一。署中有五六人圍一室中。門牌一室全覆。而數人皆悉為梁空處架住。得不死。乃徐徐破屋而出。又一縣幕友某正寫文卷。聞地震。屋欲坍。心慌急思排闥而出。所用之筆猶持在手。適至門而門已壓下。乃急歸房以兩手扒窗

欲出而以所持之筆横啣于口葢怱遽忘擲筆也時梁又壓下斜壓其顱在㞮而口中所啣之筆適代爲抵住以故不傷遂爲人救出甚矣筆之爲功也此公葢以筆救人而還以自救者捺筆者可不動心歟柔克　于咸豐二年引　見出都時過磁州見城外大橋皆崩甚疑之今始恍然

猪言

丁庶常又言揚州東臺縣地名安豐場有曹四者畜一猪壯將賣之日午有客來許價五千六百文曹索錢六

千未售晚間曹出其妻忽聞曰曹四汝莫賣我也其妻驚問以爲人聲秉燭尋之則無次日客復來出價五千八百曹復不售晚間又聞曰曹四汝莫賣我也聲音極似其母急燭之則正在猪柵內猪方流淚問猪是誰猪乃言曰我汝母也問何至於此曰汝嫡母生產時爲我所害而死故致此報蓋曹之父故妻妾二人曹乃其妾生妻以產死爲妾所害無知者使非自言則終無知之者因涕泪交流言憶其女其姊妹皆奔歸鄰居有孝廉姚古亭名典在目擊其事爲釀錢五千六百文買送東

臺三昧寺放生余亦道光十年正月在三昧寺親見之紫琳曰此豬得免于烹宰幸矣意別有小善以解此厄耶然烏知非天之故留以示報也

異物

直隸某縣有大蘿蔔一年一枚大如圓桌面凡出則親朋鄰友必置酒相慶每年必有有則僅一枚別縣則無

廣東有火鳥毛白如雪蘸油燒之枯黑如炭瞥眼復成一白毛又火布火鼠火雞之不同此毛余所目擊又聞

陝西某縣鴨蛋皆方有稜角河南鷄蛋其黃在中益河

南爲天地之中也

女化男

馬啟田明府言吳家楣解元生一女名吳紅字其甥莊某女頗秀美能詩文年十五六莊某已游泮矣將訂合巹而其女忽一夕小腹痛甚漏五下始昏昏睡去及旦驚醒已化爲男矣遂退婚習舉業與莊某往來爲詩文交夫婦也而朋友焉豈非千古奇事哉後孝廉聘山左某氏女爲媳携其子走京華某達官家課讀余應試都門曾過孝廉及其子朝夕詩文往來大慰旅懷丁雪符

云

狐友

丁言余姊之舅官天津總兵未顯時居家誦讀聞叩扉聲急啟之見老人童顏鶴髮年約期頤烏巾藍袍青杖赤舄長揖而入延之登堂自稱胡姓心知爲狐而人品甚高風度亦雅不惟不異且加敬焉狐曰聞君高誼故過談今果名下不虛願納交自是過從甚殷意氣相得一日狐曰君貧甚我當助之凡櫝中青蚨用時即取不必言無當如源泉滾滾不絕無何狐曰我奉命守京都

正陽門明晨即去問即來漏四下灑泪而別于是設位供奉每年必至四五次每次必四五日家人但聞言笑夜靜忽為步履聲叩為誰狐必答習以為常亦不之怪也癸亥夏余走天津詢狐踪云前秋僅一來週年公趨不遑幸乘傳解厲鬼三百去南方暫屬土神守之特來過訪不能一日留也欷歔嗟歎聞之淒然狐之子獲罪守滇南其女守九江之琵琶亭名極雅惜忘之矣

尸鳴冤

丁雪符言過廣西靈川縣時見一役解男女二囚宿古

蘭若中旅寓閒步姑詢其何獄對曰有石姓者採樵爲生其婦與鄰人某通欲謀殺其夫久矣一日夫婦與鄰人某皆樵于此山遂以斧殺之而棄尸山頂三日後別一鄰人過此山下死者立山頂而呼之鄰人問數日不歸之故遂泣告曰我已死矣令陳顛末鄰人邀視至山頂則傷尸一具遂鳴之有司故置此二人於法檻車解之也噫附體鳴冤覆盆可雪厲鬼攫賊淫惡可誅此亦常事未有光天化日之下如人告語殆亦得請于地下而示此異歟獨怪奸夫淫婦爲懽幾何卒騈首凌遲可

痰也

治疝疾

丁言劉文典如臯人在直省候補典史自言幼有疝疾每夜睪丸腫大如雞卵且過焉一日與某人同齋卧床相近飯後無事偶憩某床上床頭有說鈴一本方揭一頁隨手翻看是頁正說某處某人幼患疝疾與其病同後其母屢禱于神夢神告之曰汝子食田雞之故也若不食田雞當佑汝子愈其子後不食果愈時劉亦素食田雞正患病發即隨心默禱永遠不食當晚即愈至今

卅年不發此事劉親爲余言

沙市舟火

丁雩符云余于咸豐十年過楚時至荆州沙市日已晡矣欲就一碼頭繫舟而此處之船皆稱船不合帮堅不准擠進蓋沙市船多欲泊舟時必分船而進也然天色昏黑江水洶湧舟子不得已遂仍開去家人皆憤憤余亦覺不平姑忍之遂泊于下三更時忽一碼頭舟中不戒於火延燒大小舟千數隻合江大號死于火者各半焉問其地正余欲泊舟地也沙市船雖歸帮然間有一

二隻者。亦無不可。如當時堅欲進泊。彼亦無如之何。伊恐多一船則愈擠。而又少一隙地。火發時。余舟人皆合掌誦佛。可知也。噫。冥冥中若或使之歟。

凶鬼

丁雪符述馬先生言。西蜀北社鎮李孝廉家宅後造一樓閣。工人起土。忽挖出一巨鐔。衆以爲金銀。請孝廉視之。自諭衆曰。此我前人窖的。工人唯唯。是夜李父子家人親往挖開。上蓋石板。封布數層。去其布。一股青煙直沖萬丈。頃間飛沙走石。屋動地搖。舉家皇皇。莫之所見。

惟孝廉見一凶鬼身丈餘頭斗大鋸齒紅髮青臉純身鱗甲幾至嚇死鬼以手執孝廉曰拏酒來衆莫可如何急送以酒頃刻數潭不能滿其量又呼要肉每食數十斤晝夜不離孝廉左右家人遍請僧道不能草黜並不敢在此屋居於是衆人遷避惟孝廉難離咫尺初則瞧者如市後半年許人稀屋荒四壁蕭然而孝廉已形瘦骨削遂問巨鬼曰我與爾何孽爾何纏我至此鬼言前五百年孽我焉能容你後鄰里鄉黨勸將以宅作廟祀此鬼孝廉從之命名赫風觀乃安然無事

鍾馗

丁雪符云、余在都時。寓倪海槎宅中。其宅多鬼。卧不安。遂商之于居停。倪出一鍾馗。借倪鎮之。余懸之帳前。三更後鬼聲嗚嗚。進門中。忽聞鍾馗畫軸大響。室中有軟底靴聲。屋中器皿皆動。余大驚呼。忽畫軸大響。風平浪靜矣。次日余索鍾馗于倪。倪曰。是不可與也。此畫乃余先祖在浙江某任。五日午時。延一有道全眞在大堂。凝神畫此。旁立書侑作呵叱之聲。以黑犬七紅雄雞冠血七點目。此畫余珍藏。家傳之寶也。安能與之。遂强收而

去余悵然歎曰

紀文達惡譃

紀文達公雖一戲謔皆人不可思議如一平公娶親紀送詩韻一部莫不駭異詫然後平公思之歎曰乃知之蓋韻有平上去入讀本字每字一念平切其姓也又一林鳳梧進見紀問命名之義林夸曰昔生時母夢一鳳棲於梧桐故名紀浩歎曰太夫人之兆可謂美矣設使不幸而夢一雞盤旋于芭蕉之側則足下之名便不好聽矣直惡謔也又散朝時一老宮留之請說一笑話方

走紀沈思曰昔有一內監此句之後不言下文老宮侯之移時不能忍詢之曰底下何如紀曰底下一樣無有莫不絕倒才大心靈雖戲謔亦人所難能也

王節婦

丁云滇省某鄉有王節婦者苦節四五十年心如鐵鬢如銀矣有一孤孫六歲晚坐樹下嬉戲忽突出一狠啣去被人噪逐始棄而奔滇省固多狼土人謂之山貓驢常出食小兒此節婦獨孫若被食是無天道也先君在時每月給錢米焉欲向有司言代為請　旌不果惜哉

刺蟒

啟田又言浙江甯波某甲力大膽粗。嘉慶初。白蓮敎猖亂。披甲從征。奉令出哨。偕同人操火鎗挾利刃而往。入一谷口徑狹而歧。時霧氣迷漫。月光黯淡。五步之內不辨爲誰。同人由他徑折去。甲以緩步落後。雖獨行。猶謂同人爲前驅也。約半里許。得大道焉。而兩面絕壁。古木夾道。叅天蔭地。更覺昏昏。忽狂風驟作。吼聲如雷。四山響應。驚心動魄。轉瞬有紅燈二。愈行愈近。心知爲虎。倉猝登樹而已。爲虎所見。虎徘徊樹下。不肯去。遂蹲伏焉。

甲急取火鎗而鉛藥已失無如之何惟彼此共守之耳夜深覺冷水澆面以手拭之面皮應手而落痛甚駭甚倒身向後强爲仰視覺樹杪有物大如斗凸凹不齊忽水自其中出甲畧飲神志輕緣枒槎而過別幹于隙處見其物長且大似有鱗甲樹故依山莫窮其尾知爲巨蟒其如斗者知蟒首也甲心竊謂虎已不堪蟒又相逼有死而已烏能逃然幸蟒意在虎不知有人與待其驚覺何如殺之先絕一患卽殺之不死而爲所吞亦同一死耳何損焉左右思之無從著手諦視良久覺蟒呼吸

時項上有扇動處欣然得計而解衣帶束利刃于火鎗
末曲躬躡足如猱升木迫近蟒身而蟒仍不知也急竭
平生力舉刃向動處刺入蟒身痛直奔勢極洶洶山石
角裂樹木披靡甲墜地魂魄俱喪身之有無命之存亡
毫不自覺也嗣覺耳中轟轟有聲少頃如夢初醒手足
畧動微開兩目見東方已白勉力自起而起落者數四
坐定環顧蟒虎莫知所之心甚慰惟筋骨酥軟艱于舉
步休息半晌仍尋舊路而還出谷口遙見沙上臥一巨
蟒蟒前數武臥一巨虎始悟蟒虎俱死于此然蟒之死

爲意中事虎之死則不可解不暇思索踉蹌歸營同人見其來抵掌相慶蓋疑其爲虜禽也滿面血痂人皆愕然急詢之甲具述顛末大帥聞之寬其不歸伍之罪且壯其胆洗去血痕而上始復痛楚帥令甲士數十人去解蟒負虎而歸虎頭幾斷同人疑蟒奔時虎不知所爲亦奔去蟒怒無由洩遂噬虎虎與之抗被齧而死故爲同死所謂嫁禍于吳者也理誠不謬甲以軍功官至游擊余友靈鎔生中翰遇甲于武林怪其眼耳口鼻或歪斜或缺落曾親詢其故焉丁雪符云

險韻

高宗純皇帝萬壽時　御詩自壽係六麻韻衆大臣恭和韻時惟中有一嗟字皆難設想一江南布衣某因此事進謁某閣學曰此何難某已成一聯矣曰帝典王謨三日若騶虞麟趾五于嗟莫不叫絕進　御時　上大稱賞閣學以實對卽召　見賜一知縣不受固辭而歸丁雪符云

人足牛

吳虞吉觀察言昔日過湖南郴州時已停驗矣忽街市

喧嚷閧傳一人化爲牛後二足猶人足居停及僕從皆出觀言之聚盤先是某鄉有不孝子摧凌其毋殆無人理毋雙瞽恒無食一日有人憐之與其食子歸大怒奪食痛詈以去毋摸索飲泣忽有叟過問毋具告之且曰子回則受虐子出則忍飢有子如此將奈何叟慰之曰汝無憂我有衣一件贈汝可以禦寒可以質錢解衣遂去子復歸見之愈怒奪衣着之未幾忽遍身蒙茸毛蹄悉現遂化爲牛特足不變意天之留以示報也相傳元惡大憝化牛者多故牛常遭雷擊余恐此人當世世爲

牛世世遭雷擊也丁雪符云

鉅典

改天下爲郡縣始於暴虐之秦政因民之田而制稅不復收爲公田始于刻薄之商鞅進士科始於弑父烝母之隋煬殿試始於濫淫之武后韻書始於賣國弑君之沈約五經印木板始於長樂無恥之馮道四書文始於執拗誤國之王安石請謚孔子爲至聖先師以木主易像始於逢君廢禮之張璁請謚杜甫爲文貞始於元內監其中有其事甚是而其人甚非者有其事不甚是而

至今相沿不改者。坐令千古要典。出於此輩人之手。而後世踵而行之。亦可怪矣。此丁雩符之言如此。余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言尙不廢。況其事乎。

無名考

丁云。豫讓漆身吞炭。妻不識。友識之。友靑荓也。赤壁吹洞簫者。四川綿竹道士楊世昌也。有句云。有客吹簫楊世昌。桃源漁人。武陵人黃道眞也。潯陽妓。裴興奴也。石敢當。劉知遠時勇士。

牛錄

丁雪符云雲貴鄉中多牛蔎。據土人言此二字。未知是否。禁約甚嚴。凡鄉中有妄取一物。或誤犯一事者。不訟亦不罰。但以木杆上繫一鐵鉤。擊鼓聚衆。每戶出薪一束。積而焚之。不分事之誤故大小。人之男婦老倪。雖有司禁令。亦不遵。雖天倫行旅亦不免。貴蔎俗也。聞貴州別鄉某女嫁牛蔎之鄉。新婦不知也。甫三日。誤掐他田。爲首者大怒。擊鼓。俄頃薪積如山。新婦哀號遍乞。其中亦有憐之者。欲免之。首不聽。且促焚。新婦夫大恚。時手特一短烟具。趁人亂時。將烟袋玉嘴。潛置於爲首身間大荷包內。俄

焚婦訖入將散婦夫大言曰適菸筒玉嘴不知何人竊去首復大怒遍搜諸人無有也衆人復搜首則儼然在荷包內首大驚雖知復仇然無可辨婦夫遂亦擊鼓聚薪而焚其首者焉然貴州最多而最行牛藪之鄉大有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之像余游羅次過數鄉見其竿焦黑如炭鐵鉤亮如銀者亦有微黑者恒惴惴悲之蒞㕑吏徼殘忍至於此極從不經官故官亦躪跚省事噫是誰之過歟

瓦口案

咸豐四年。回匪圍滇城。城圍甫解。余奉板輿避亂出省。路皆焦土。死尸枕藉。微行數日。將至曲靖府。地名瓦口紮。夕陽在山。忽樹林中突出賊數百。殆圍城而敗潰者。攔路將欲搜殺。幸家慈於平素有膽。對賊云。行李皆聽取。素無寃。乞勿殺人。賊審視良久。問余何姓。余怪其出語不倫。且勢稍緩。遂答以丁姓。賊詫聞。爲余扶余上輿。并代覓已逃僕夫至。云爾固不動。但同行者皆聽吾所爲。遂大加搶戮。頃間。尸血載道。忽一人似兵役。奔至家慈前。授以一囊。云此係陣亡某把總火化骨也。擲囊竟

去晚至曲靖撿行囊未失纖芥僕從亦未殺傷是役也蕭恭人李嗣元司馬鄧少君某及同行者約數百人皆被害於道不可枚舉而余獨以問姓得免豈金姓之人有恩於彼耶計余幾死於刀兵水火瘟疫十一次此其一也把總骨遍詢無有識者待其負尸之人不至遂瘞之丁雪符云

見聞隨筆卷十三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范天球投猪還借

同治四年宜興東鄉卞瀆張鳳岡養猪賣與屠戶得錢數千文剝白見猪耳上有范天球三紅字詢張姓有欠債人名范天球否其家尋舊劵果得范天球欠錢十千未還此事陶士寅親眼見之與我述其顛末如此

飛龍

關東有物曰飛龍形似毋雉稍大味甘寒酒醬熘煤以

入醲醪之美油輙澄澈食之美逾他品富將軍明阿督師揚州曾出以餉客并云此物非高樹不棲清泉不飲聞人步聲輙入空中急不可得殆其性耿介過於雉也

假弔神嚇走眞弔神

金陵龍渡某村人某婦最喜假意投繯以嚇其夫先必啼哭上樓裝束畢再行此詐夫患之商之伶人旦脚某郎某郎曰是不難候其作詐時通知於我我扮弔神嚇他一次他日後自然不作詐矣某然其言一日婦又啼哭上樓某郎聞知即扮弔神上樓嚇婦婦忽見婦背後立

一眞弔神便大驚跌倒在地婦亦驚倒眞弔神大叫一聲而遁從此婦不投繯能安於室矣孫澄之云

朱羅氏烈節小傳

應敏齋觀察寶時爲上海道時有表弟朱孝錫係杭州仁和縣人脩生在廣東游幕十有餘年因觀察太夫人是伊胞姑母同治五年來滬省視即在滬城賃屋挈眷居住詎於十一月初二日孝錫因病身故伊繼娶妻羅氏年二十四歲痛失所天悲哀欲絶應太夫人遣人慰問朱羅氏泣曰子然一身上無可事之翁姑下無可撫

之子女但能不辱門楣以保此身名節而已至十二月十九日逢孝錫終七之期朱羅氏祭奠後將所餘箱籠什物概行收拾完善閉戸仰藥告其僕婦侍婢曰今日吾得死時後不復語僕婢戚屬急相灌救不肯下咽延至次日瞑目而逝觀察憫其從容殉節無愧完人不忍令其湮没不彰據實稟報虔請　旌奬以昭節烈寘盛舉也欒為書之

鬼詐騙酒食

四川廖養泉明府編與予言陝西人某乘馬到四川某

處見井上坐一男子馬蹄踏人落井其心怖加鞭過去
行來十里回顧馬後有鬼追隨心愈怖到親戚家見鬼
索命某病狂親戚許拜懺超度不依端索酒食終日醉
飽則病者無苦否則疼痛難當一月後鬼去人安復乘
馬于歸快到井邊心更怖恐落井鬼又來索命也正徘
徊路側忽見落井人蹣跚而來指謂某曰爾眞忍人也
見我落井不思救援反加鞭逃去若非枯井一命休矣
今又相逢爾有何說某口不能言面無人色觀者如堵
墻衆論紛紛某始知落井人未死於井索命鬼詐託謀

食奇哉怪哉不信世人行詐之風竟移之於鬼蜮也噫

天雨豆地生毛

金陵孫澄之廣文文川工詩古文詞與余週於應敏齋觀察衙齋酒後談鬼之餘又說白下未遭兵亂之前見地上小豆紛紛皮黃賓綠可以療飢人曰此天雨豆也又見地上生毛如㯶因得詩兩句云天憫腹枵因雨豆地憐膚剝故生毛

詹長人

婺源北鄉虹水灣詹衡均身長九尺頭如斗大腰大十

團娶吾祖母俞太恭人之使女節喜爲妻生子四人長庭九身如長人次進九三壽九四五九身長如其父同治四年冬夷人聘五九二十五歲至夷場閉置一室來看者每夷一洋錢聘金每月六十元五年正月夷主要看長人因以九千洋錢包聘長人到英吉利國代長人娶一妻一妾同到外國居爲奇貨亦可怪也聞將回滬特爲記之六年六月初七日余心軒表弟晤於滬上口述如此

伶人張銘死節

吳門伶人張錦爲二面脚色有名於吳久矣年四十餘庚申四月十三日蘇城失守賊入張錦家索洋錢張以當十錢包二百枚爲兩封獻於賊賊開視知是銅錢大怒謂張行詐欲殺之張曰我爲戲脚何來洋錢爾爲逆賊終日殺掠爲事天誅難逃爾今殺我我必爲烈鬼殺爾矣賊大怒殺張張未死罵賊不絕聲賊復殺之乃死張猶怒目握拳其狀甚烈賊退鄰人瘞張屍於城中吳人與余述其死難甚詳余曰張一伶人耳其所演戲半屬奸邪之輩其死節也何其壯哉雖古之忠臣烈士罵

賊而死者不能過之噫如斯人者豈可以价人而少之哉。

史家醜婢爲活財神

盧品珊與余述宜興城中史紹文進士之祖茂才貧甚傍伴入都館某明府家居停有婢女貌醜如鬼事史甚勤史好之逾年居停放外任邊省爲縣令史不能從因辭館歸宜居停贈之川資并贈以醜婢爲師好婢服事之勤也史歸將館金三百兩畧償宿債隨手散去貧窘如初自言寒士無銀之苦搔頭搓手寒態百出婢見之

謂主人曰所謂銀者何物也主人告以銀之狀銀之用婢曰是不難取之物何憂爲主人曰汝目有所見也何言銀之易取也婢曰能依我言銀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也主人詢婢所言婢曰快買香燭猪頭三牲花費千文錢交我到彼狹街裏古井旁供請財神移時君去叩頭虔禱自有所見切勿怕也主人信其言依其所需而與之婢卽持香燭三牲携入狹街井旁移時主人親去拜禱見雙燭碧光射人凜凜可畏醜婢頓失所在俄見金甲神手提金剛杵謂史曰汝須寶銀若干汝自說來史

曰一萬兩足矣于是金甲神入井中發出寶銀一萬兩堆積井之四旁叟叩頭謝神取銀安置內室從此營運無不如意利市三倍至今尚饒於財云

和事嶺

婺源東鄉烏坑有兩親家某某結訟進城同上高嶺嶺路崎嶇十分難行因小憩嶺側相對談心謂因言語不和結訟到城不論理是理非總要花錢既花了錢還要傷了和氣到不如兩家將此結訟之錢造了此嶺使千百歲後往來行人感德無窮豈不是好胡訟爲兩心和

同還家各與石工造此峻嶺後之人名其嶺爲和事嶺至今傳言不替云余曰易云訟則終凶諺云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又曰情願氣死不要打官私甚言訟之不可結也今記和事嶺因有感於斯言

咸豐縣孝子

丁雪符述友人盧敦五司馬言承之湖北咸豐縣時某地數百家居民輻輳一夜忽陷爲潭中有劉光貴孝子也其屋移至卅里外天曉出門視之四無居鄰在溜黃田中屋中樹木以及所有用物皆移於此溜黃人以强

占結訟時陳達甫太守知安陸府事親至縣踏勘不爽無不駭異聞之中丞胡問芝先生贈銀三十兩欲奏不果此事通省皆知天之重孝子如此余樂爲書之爲世之事親者勸

蛇變青蚨

戴汝登聞車夫云三山營某村某家人早起見廳堂梁壁盡挂青蛇百數十條畏甚延道士拜懺焚紙錢送之越一日開廳堂門視之梁蛇不見祗見滿地青錢一百六十餘千文丁卯三月間事

杉樹將軍

婺源城外湯村衕有古杉樹一大株咸豐十一年西冦犯婺邑官兵築營杉樹有礙營門主帥命伐樹兵奉命伐樹頭遂昏痛手不能動稟之帥帥怒易兵伐之兵遂噴血不能起帥聞之心駭親來樹下祝之曰汝能助我滅賊當奏聞　天子立廟奉祀封汝為杉樹將軍是夜樹神示夢約先破賊巢驅賊出境主帥信其約舉兵伐賊賊果遁境內安主帥奏聞奉　旨立廟封樹神為大將軍至今香火大盛男女祈禱殆無虛日云

戴希英冒火救母

明朝戴希英世居婺源西鄉巖前。一日其家失火。二三四弟只知運財物出外。不顧其親生瞽母死活。希英從外趕歸。蒙水絮被蹈火中。負繼母出外。母曰。我平日待汝極惡。今日救我出火中者。還是汝。我生三子。皆不顧我死活。汝真孝哉。願汝千子萬孫。以報汝孝。希英後嗣至今綿綿。幾有萬丁。其餘三房絕嗣。無一存者。誰謂天道無知也。萬善孝為先。為人子者。其可忽諸。巖前戴毓雲口述。

雄海關

嚴前戴毓雲之父十約今年六十有一前年夢到陰間遇一人謂之曰爾何往來何事戴曰我弟年未五十便去世我要求君同到陰曹衙門細查陽壽恐爲陰差誤捉耳其人曰未滿五十死者皆入罔死城中亨不能同爾去查爾之年壽可代查之戴遂請從之去至一處見大衙門中間豎匾雄海關三大字左邊橫匾彰善闡惡四大字右邊橫匾善惡分明四大字進大門上大堂木闌干外立定其人進取簿書出示戴簿上書婺源佳巖

戴十約年古稀有二一閱畢命戴速出囘陽毋少留戴驚寤其子毓雲同寓泰州口述如此

李堪輿

江北口岸李某堪輿爲業年五十餘患病在床一夜被陰差喚去至一大屋中見諸衣冠中有相識者留之坐談遂同去見一王者高坐大堂之上謂李來何故李對曰蒙差使喚不敢不來王命判官查李年壽判官查之云李壽七十有四王怒指差曰混喚人來重責一百大板李代求免責王不許痛責揮去王因命李入內堂賜

坐賜茶盛饌以待飲罷謂李曰我清江人祖墓在清江某處墓前爲人造屋遮蔽風水君回陽望到清江代我理直爲懇勿忘也李敬諾唯唯而退王命輿馬差役護送回陽家人聞門外馬鈴聲到門而止怪之李床上病蘇坐起口述陰間情事遂乘船到清江訪問某姓名墳墓果爲人墓前造屋遮住風水李遂申明地方官立拆房屋還其舊基歸家夢見閻君來謝云張紫峴婺源人口述如此

帶陰差替死

婺源嚴前戴福元娶妻有年未得一子其母苦節長施乞丐以米一日有帶陰差戴某來向福元說昨夜陰曹點簿註汝絕嗣不失於人世矣吾與汝善不敢不告其母聞言忍而不哭夜靜背人膝行至村廟神前禱告願以身代兒死求閻君免其絕嗣以存祖宗香火越二日帶陰差某再來告福元曰昨夜陰曹因汝母禱求以身代子死免子絕嗣陰判細查汝母積年施舍長生米其善可嘉其子可免絕嗣遂責我漏洩陰間事情痛責數十板再查我在世行事無善可取不如替福元死了此

一重公案因此特來恭賀并以告別去後數日帶陰差某果然無疾而終福元現有二子四孫衣食頗足丁卯九月初二日戴毓雲口述余曰一施長生米其善足以補絕嗣之過而况世之博施濟衆者其德報爲何如哉書之爲世之樂善好施者勸

救一家添壽一紀

張紫章與余云泰州有一人忘其姓字趁船過江船中先坐一人酣睡旁置黃布包裹露出一紙上有人名某竊取閱之已名在首知爲帶陰差者捉人名單俟其睡

醒長跪求緩數十日以便歸家料理後事帶陰差者見其哀求憐而憫之遂將已名倒置在尾令其速歸約期來喚某拜謝而歸途中見有夫妻相抱大哭難分難捨之狀驚而問之其夫曰我父被人謀害置在獄中今有友人代為排解必須二百金方可出獄免罪小子家貧只有一妻不得已賣妻再擬賣屋庶救父出罪今妻已有受主片刻將離故此慟哭耳某聞言心惻曰勿哭勿賣汝妻從我回家取銀二百兩贖汝父出獄免罪另贈百金服賈度日之費其人贖出父罪出獄并得服賈之

資父子夫妻依舊團聚樂不可支拜謝而去某抵家速辦後事安排家務停當坐以待斃一日忽見帶陰差者來喚又聞門外馬鈴聲見陰差持札來報云某因途中救人父子夫妻團聚功德添壽一紀帶陰差者速去毋少誤余曰一念之善救人一家之難便添壽十二年而況世之爲大功德濟億萬人者其壽無量蓋可知矣余故曰害人者害自已也濟人者濟自已也所謂君子樂得爲君子小人冤了爲小人諺云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又云人有可延之壽以此觀之益信其言之不我

歎也

岳阜題壁

吳陵城中有岳阜崇祀岳鄂王江山環供堂下曠然大觀眞勝境也余游岳阜慨然有作得一長歌久刊問世寃獄責在高宗暗使秦檜殺鄂王以固偏安帝位丁夘秋重登岳阜見子功成猶子功炎外孫貳之偶於壁間見一詩意與余同抄駢云崇祠在高阜時難復登臨碧樹自春色青山空鳥音欲加名將罪豈獨佞臣心寃獄成三字高宗意亦深署款延秋一字不書姓氏功深見

卓必傳無疑書之以公同好余詩附錄於後

吳陵岳阜謁岳鄂王廟歌

高宗南渡據神器二聖還朝置何地長君之惡伊何人十二金牌出奇計鄂王不死金必亡東京克復無建康高宗避位歸藩邸不爲天子爲諸王檜也乘間居奇貨鄂王乃在榻側臥嗚呼何待風波亭朱仙一戰獄已成不聞檜語是上意鐵案莫須有三字已拚笑駡由他人且固偏安君相位史書矯旨檜殺之爲尊者諱何須疑不越境與不討賊春秋誅心歸罪誰

東窗詭謀承旨耳彼婦長舌何能爲觀其褒贈有深意檜死封王復封熺熺封旋令熺致仕委曲保全情可知檜也遺臭千萬世高宗隱慝無人窺惟王當時識此意君賜臣死胡容辭今日趙家無寸土吳陵一坏名岳早同時部將聚一堂凜凜英風振千古子死孝兮父死忠萬年俎豆何其崇我來陛阜携孤節拜瞻王像淚沾胸王昔自譜滿江紅忠貫日月聲摩空昔年摹勒寶稧中碑照天地光熊熊（余刻寶稧室法帖二十四冊王書在焉）方今盜賊如屯蠭海陵一閧慶安壩豈非王靈

保障功江南一帶無數峯羅列堂下如附庸大江東去浪淘淘落日蒼莽悲英雄感時懷古歌當哭請人迎神送神曲騎驢湖上豈無人茫茫遠海搖空綠

丁卯科場記異

丁卯江甯鄉試戴彝齋明經場後回泰州與余云有宿遷人忘其姓名年一百零一歲本年入泮秋闈三場考畢文字不差精神矍鑠望之如神仙中人曾中堂國藩擬奏爲人瑞又卷房失火見魁星跳躍卷未傷火亦旋息有八十歲老人場中文成交卷忽發病身亡適有幼

子同號得以送終亦一奇也吾見功成場中見一士子
文寫三藝未畢忽大書天理二字又書忽然錯了四字
再書蘭花一莖復以墨汁灑卷發癡擯出號去又見一
士倮體赤脚奔出頭門口稱賊中慣掘塚剝屍衣致有
兖鬼剝我衣履逐我出去不許我作文云又聞程笠青
六十九翁說前有上江士子四人各帶一僕到江甯租
寓租金四十先付十金後搬行李進寓寓東見四士人
後有一少年美婦隨入寓東駭之因謂四士曰我租考
客不租眷口君等携一婦女來何也四人曰本無婦女

爾獨見之是大不祥我等速回故鄉不敢應試去寓東
送客出門回家見鬼婦猶在堂屋怒謂房主人曰我萬
苦千辛方尋得冤家討替被汝說破機關阬我不能報
讐今日定取汝命以雪吾恨房主人曰無怨士去不遠
汝去索命何遲之有女鬼曰噫場屋中奉命申寃可以
索命今被聞爾言懼而回去不進考場萬難下手今索
汝命定矣房主苦求許以齋懺即將十金超度乃去崔
懷卿云場中以竹籤籤心者有人以刀剖腹抽腸者有
人斷臂者有人至於在場出場病死者不一而足由是

觀之士之無品敗行者不宜下場免遭顯報書此爲習舉子業下大場者戒

童勇誓報

登州蔡鶴門司馬允壽咸豐初年爲桃南同知在豐工督辦築壩聞少婦喊冤問知少婦蕩山縣人李德輝廩膳生之女也嫁顧氏子隨翁姑夫壻逃水災被衆沖散獨身爲無賴所困故此啼哭喊冤蔡遂收留少婦於別室雇老婆子伴宿遣人寄其父李德輝來認李至父女相見泣訴前事蔡遂贈李百金同人樂助二百金共成

三百金李感德不盡又慮父女同家身重難行恐被人側目蔡欲擇役遞送卽有徐州人童勇前來討差送李回去蔡素知童勇盜嫂爲妻不法之徒不准其請童遂對天發誓如有見財起盜心者死被狗食蔡見其發惡誓遂命之送再加十餘金與李作路費交童收下代李開發車力飯食賬後數年蔡避地淮城李來拜謝始知李得金重整家園復還舊業居然小康其女婿親家皆團聚一處時童勇已死理大黃堆與其嫂同穴俱被狗食因問李當日送歸情狀李曰老公祖所賜路費十餘

金皆係童勇藏匿未吐一金到家後將數十金藏在房中抽替內亦被童竊去蔡始知童誓之顯報也同治六年丁卯十月二十七日余訪鶴門於上海陸氏花園口述如此

古樹能言

壽州禹王山頂有古白果樹不知其年壽幾何相傳禹王問樹幾千年卽此樹也咸豐初年捻匪張祿行兵過樹下張欲焚樹樹大聲疾呼張賊曰汝若焚我吽汝速打敗仗一百囘張怒命焚之賊去未及半時而火自滅

嗣後張賊連打敗仗被官兵擒而誅之四川周以忠口述周即蔡鶴門之親戚也

朱福保惡報

朱福保舉人吳縣人日以詐騙橫行包攬詞訟爲事道光二十年閒朱被人告發革去舉人長禁獄中咸豐元年大赦出獄依舊故態復萌無惡不作吳人憂之庚申之變蘇城失守朱爲賊羽翼設計害人同治二年蘇城收復朱逃至東洞庭山山人見朱來駭甚聚衆擒而誅之投屍太湖中吳人爲之大快丁錦帆口述其事特書

之爲世之包攬詞訟無惡不作者鑑

土地押妻

泰州南門外東村有土地廟一日失去土地婆婆鄉人遍尋竟於西村土地廟中見有兩位土地婆婆東村疑西村人盜去遂抱之而回仍置土地婆婆於座上明日視之土地婆婆仍然失去衆人又到西村廟中又見土地婆婆兩位在座于是東村人與西村人爭論結訟官亦難明其故是夜東村土地示夢東村衆人曰勿興訟是我與西村土地賭錢輸銀四十兩無銀還賭賬只得

將婆婆抵押限期未滿尚未成親望諸君見憐將紙錠若干焚之於西村土地廟則可贖回婆婆否則婆婆終要過去不我有矣問紙錠一張抵銀多少土地曰一張紙錠可作銀一錢五分於是東村衆人依數焚銀錠於西村土地廟明日土地婆婆自回本廟座上嗣後土地公婆一雙至今尚在泰人傳爲美談老少皆知亦一奇也余曰世人好賭輸錢賣妻還賭賬者多矣不信土地公公既爲一方之正神亦染此惡習耶土地輸錢質妻尚有衆人焚錠贖回團聚如故世人輸錢賣妻者不知

可有土地公公代爲贖妻團聚如故否耶書之爲世之好賭賣妻者戒

李湘舟死難

吳門伶人李湧號湘舟事親孝順作人正直能傳神善畫戲文無不逼肖其情狀天生妙筆非畫師所能及也住顏家巷吳中名流善畫者皆好與之往來其爲戲則做奸臣醜脚其爲人則中正和平余曾見之庚申之變李死於賊中惜哉

雷擊惡彩

無錫蕩口飯店中有客人身懷洋銀四十元飯罷出店
遺失銀包在店店夥某見而匿之客來店尋銀包不見
因向店夥索取銀包許以十元酬贈店夥不認回客未
見銀包反留客喫點心出賣毒藥放在麵中客將下箸
忽然腹脹要如厠天頓昏黑霹靂一聲只見店夥手捧
銀包跪在客前已被雷擊死矣麵變黑色始知其置毒
殺客也同治元年事丁錦帆口述書之爲世之謀財害
命者戒